

春节长假到了,不少年轻人会带上自己的恋爱对象去见父母。对于父母亲来说,这是全家惊喜的时刻。不过,当你不喜欢孩子的恋爱对象时,惊喜之余烦恼也就接踵而来——那有人有什么好?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他(她)呢?

最近几年,关于年轻人如何选择对象,以及父母亲可以起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有过许多研究,结果显示:父母亲对孩子择偶的影响力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强得多。这意味着,父母亲对孩子的恋爱对象表示不赞同要十分谨慎小心,公开的批评或者是干脆回绝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,使小两口更为接近。

我的一位姓费的朋友显然熟谙谨慎之道,去年春节,他的儿子带一位大学时的“初恋”回家,费先生不怎么喜欢她,因为她的虚荣心强,对儿子百般挑剔。但费先生并不贸然说出自己的看法,他保持沉默,直至某日儿子和这位女友分手



新年的惊喜

周炳揆

时才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他。近日费先生电话告我他儿子找到一位非常温存、贤惠的女友,今年春节假期要好好招待她了。

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王先生曾说起不喜欢女儿的男友,因为他油头滑脑、贪玩、不上进,女儿显然没有足够的自信心来改变这种状态。王先生知道如果贸然反对,只会把女儿推向他的怀抱,他心生一计,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,亲自出马邀请女儿的男友打高尔夫、打篮球和吃午饭等,女儿很快就对男友失去了兴趣,觉得他怎么如此热衷于和自己的父亲玩呢?

影响年轻人的择偶因素多种多样:双方友谊的基础,同事、朋友

的吸引力等等。此外,父母亲和自己孩子的感情是好还是坏,会对自己成年以后的择偶、恋爱产生很大的影响。2014年的一项针对2970位年轻人的研究显示:家庭温馨,和父母互敬互爱的孩子在成年后的15年时间内会有高质量的浪漫生活,以及婚后有一个和睦的家庭。这说明,孩子会向父母学习,自己将来也要有一个亲密的家庭;而当孩子有困惑时,他们也随机向父母寻求帮助和温暖。

有时候,对孩子的择偶对象,父母亲之间也会因意见不一而互相争论,这时更需要注意不要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。

早就有研究证明,经常吵架的父母亲会影响孩子们的夫妻生活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,父母亲因孩子择偶而争论也不一定是坏事,孩子们可以从争论中学到如何应对、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化解父母的不同观点,学会这些,也正是他们人生中必须的一课。

临江仙

胡晓军

愁绪岂无愁绪,欢心更有欢心。人生在世两难禁。今宵又岁暮,把酒向天吟。灵感双瞳万家,佳期一刻千金。春花秋月到如今。须臾冬尽也,暖意已来临。

新春吟

钟 菡

每写佳辞笔墨穷,愿能如意四时同。莫怜南国难留雪,且看今春遍着红。占得明年应好岁,先开窗牖映苍穹。东君处处催花信,岂有些闲放北风。

岁。从遗像上看,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青年,他与赵云霄新婚燕尔,孩子尚未出生,就要面对死亡,他何以能如此从容和淡定?七八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或许会对革命先行者的经历感到迷惑,比如那位曾遭到非人摧残的赵一曼烈士,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折磨后依然守口如瓶,连日伪特务都感到“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”。当然,她实际上并非铁打铜铸之身,赵一曼患有肺病,在莫斯科求学时“曾因寒冷的冬季感到特别难熬”;然而,就是这样一具难熬寒冬的柔弱之躯,竟然挺过了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,其超强的意志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

一个即将离世的人,没有必要伪装自己,他的遗言也必定是最真实的。坚强的赵一曼和淡定的陈觉,在生命的最后关头,也不免在书信中对娇妻爱子流露出一往深情。其实,他们并非没有退路,他们都有一个称得上“美满”的家,如果态度不那么“执拗”,哪怕能稍稍“现实”一点,他们未必不比当时的芸芸众生生活得更“自由”,甚至还能“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”(《红岩》语)。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,除了理想和爱情,几乎一无所有,或许这就是英雄与常人的区别:英雄有强烈的“使命感”,常人只为追求个体的快感,再多的物质享受终如过眼烟云,而英雄的使命却会被历史永远记取。革命者的终极目的,是让身处逆境和黑暗中的

大约有二年了,本埠的一家机构发起了印学研讨会。也寄了征稿通知给我。诸事栗六,又没有什么想写的,便搁了下来。不意孙慰祖兄来电,问我为何没有应答,又催我一空要写上一篇送去。老兄弟一向很照顾我。

传世有二个黄牧甫款的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。一真一假。是钱君匋老师旧藏。我问孙兄,可否略作考证,写上应征。他连说好好。我便打足精神,写了几千字。

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,现存桐乡君匋艺术院。五十多年前,钱老师向广州购得黄牧甫百多印,分二批寄来,不料二批中各有一个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,印面和边款几乎一模一样,有趣极了。钱老师审完其中一个为真迹,令我捐入《从翠堂藏印》。另一个赝品,我则从未钤赠。现在要写文章,只得央求君匋艺术院捐赠一份。不久,真假猴王均拓寄来了。院方要求用毕归赵,只得照办,不敢有非分想。

拙文寄上后,隔了不久,慰祖兄又来电,说因为研讨会主题是沪上篆刻,所以没有采用,已经和《夜光杯》副刊谈妥,过几天即将刊登云云。我知道,他一定很为难。而我能够糊涂,竟没弄清研讨的主题是什么。其实,因为枯燥的专业论文,根本不适宜晚报刊登,编辑也一定够为难的。

钱老师从广州买来的印章中,有一方只有边款,且是长跋,刻了二面,印面却已为人磨去。边款署有年月,是黄牧甫三十四岁时的作品。才过了几天,老师便在此石上补刻了“有志于本”四字(图一),采用的是黄氏早年模仿吴襄之风的模样,维妙维肖,真是神了。钱老师是天才型的篆刻家,研究什么像什么,而且能达到相当的高度。老师此举是“复活”了黄牧甫的长跋作品。在未知本来面目的情况下,杜撰四字刻之,也是无奈之举。

这方印章,倘若放在今天的拍卖行里,算是黄氏真迹,还是赝品,恐怕各有各说,见仁见智了。但是钱老师救活了一方印章,总是一件好事。不过,如果不是我亲见老师补刻,如果我今天再不说出真相,人们会以为“有志于本”是黄氏真迹而永远误会下去。

黄牧甫青年时代,学习吴让之,下了大功夫,深得吴氏三昧。岁壬午,在广州,黄牧甫刻过不少吴氏风格的印章。这方二面边款的印章即刻于这一年的岁末,款曰:“是印篆成,振老便称赏不置口,盖先得我心也。壬午嘉平(按:十二月),牧父愆心作,记之。”多年以后,钱老师已经谢世,我在南国读到一本黄牧甫旧谱,赫然发现了这方印章的本来面目。原来是朱文“毗陵艺道人”(图二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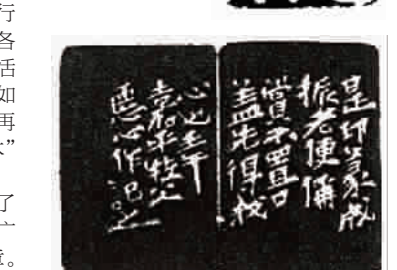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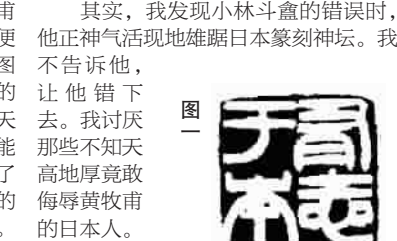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“振老”、“艺道人”,名叫许鏞,字子振。能文,擅书画。黄牧甫在

青年时代为他刻过不少印章。前几年拍卖行出现过黄公为其所刻的“阳湖许鏞”由此可知,许鏞是常州府(毗陵)阳湖县人民,侨居广州,年龄应该比黄氏为大。壬午那一年,黄牧甫还刻了对印“许鏞印信”、“子振”等吴风印章。

“许鏞印信”是白文的(图三)。说起此印,忍不住要提日本印坛纵横几十年的男一号——小林斗盦。这位极端自负的老先生,在其晚年,写过一篇文章,说黄牧甫、赵叔孺篆书低劣,篆刻岂其量是三流作家。且故作惊讶娇情地声称,完全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黄牧甫捧得那么高呀……

滑稽的是,那位男一号竟然把“三流作家”黄牧甫的这方“许鏞印信”编入他的《明清篆刻流派印谱》的吴让之作品里。我看到此书后大吃一惊,急忙告诉方老师。再版时得到了改正。这方“许鏞印信”,边款作:“壬午暮秋,牧父作。时与振老同客羊石。”是钱老师无倦苦斋中物,我钤拓过多次,太熟悉了。

其实,我发现小林斗盦的错误时,他正神气活现地雄踞日本篆刻神坛。我不告诉他,让他错下去。我讨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侮辱黄牧甫的日本人。



图一 图二 图三

人们找到一个温暖光明的去处;对这种信念的坚守,使革命者不仅超越了死亡的恐惧,甚至超越了常人对生死的想家;肉身的消亡不过是宇宙间一种物质的解体,而这种消亡如果能唤醒更多肉身的良知,使“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”(《红岩》语)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,他们的付出就是不朽的。

在参观陈列室的过程中,我不断地清理自己的思绪,并扪心自问:与先烈们相比,我们究竟赋予了自己的存在什么样的意义?真理就像梦境中的“伊甸园”,虽然美丽,追求的过程却往往荆棘丛生,令人望而生畏;当你沉溺于泛滥的物欲,当你对生活 and 人生丧失了激情,你就不可能拥有完成使命的境界;而那些义无反顾的革命先烈,在他们身上昭示着一种热爱正义的理念,一种永恒的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。

当我走出纪念塔时,周围已是一片黑暗,只有朦胧的月亮斜挂在天空,它时而久久地躲藏在烟雾般漂浮的云朵里,时而又一动不动地镶嵌在夜幕上,将它的清辉静静地洒向身边的这座纪念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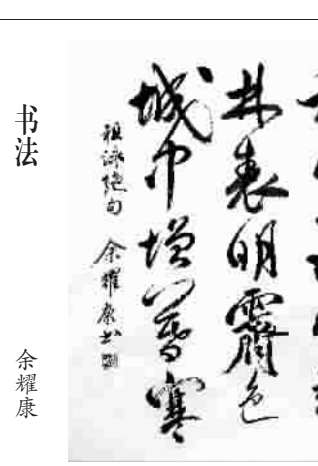


前不久,我参加了一次红色之旅,从韶山回到长沙,当天晚饭后,离开下榻的湖南宾馆,来到毗邻的湖南烈士公园散步。黄昏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,它涤净了白昼的喧嚣嘈杂,给世界留下了沉没前的一缕温馨。此刻的纪念广场上,巍峨的纪念塔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庄严凝重,当我朝着塔身拾级而上时,忽然感到自己仿佛正在穿越时空,一步步走近那些先烈所生活的年代。

纪念塔内有两大间陈列室,分别陈列着郭亮、毛泽覃、杨开慧、夏明翰等90余位烈士的遗像和生平事迹;陈列室的展柜里还有不少烈士的遗物,如郭亮戴过的帽子、江梦

远行的英魂

王奇伟



有一年春节放假,我和小潘、成络一起背包去老挝。一开始我们大手大脚日日大餐,后来就一分钱恨不得掰两瓣花,交通、住宿全挑最便宜的。听说小城万荣是“全世界青年一生必须去过一次冬的圣地”,于是我们赶紧到网上定了家“河畔精品度假村”,于中国除夕那天午后,蓬头垢面抵达。

好不容易找到住处,一看,得,最多能算个农家乐,的确是在河畔,但跟“精品”完全扯不上啥关系,茅屋竹棚的,服务员基本见不着人影儿,要啥没啥。

洗漱一番后,我躺下准备休息会儿,但她俩却非要去河上玩漂流!原来,小潘在河边捡到个人家扔掉的大轮胎,觉得既然住进了热带的度假村,不进行点水上活动就躺在房间里

睡大觉,简直是对旅行的亵渎!等她俩穿着漂亮的比基尼,戴着夹脚拖,抱着大轮胎欢快地走了后,我却睡不着了——对,拾掇拾掇,咱也下河游泳去!

当地华人也有过除夕的风俗,他们正携家带口在河边捞一种类似发菜的绿色水草,见到我这副打扮,纷纷跳起大拇指,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:

“游泳,漂亮!”说实话,我的水性不是很好,平时去游泳馆也最多敢在浅水区瞎扑腾。那天得到夸赞,得瑟得不行,手脚并用一通猛游。

直到天开始暗下来,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游了很久,该回去了。可河水很急,我这种三脚猫根本无法逆着水游,只好站起来,准备涉水回去。没想到河底全是砾石,每

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;我又不想让捞水草的看出自己多狼狈,只好咬紧牙关若无其事,每走一步都像僵硬镜头回放中。

正当我痛苦万分在河中寸步难行时,突然望见穿比基尼的小潘骑了辆破自行车沿着河岸过来,远远冲我喊:“你快

老挝万荣的除夕

蚰 蚰

上来……把房间钥匙给我……我要回去拿鞋和衣服!”

“我?呃?快不了……怎么啦?”

你猜怎么啦?原来,她俩坐在大轮胎上,嗨得不得了地一路顺流漂下去,突然想起一件事:“待会儿怎么回去?”她们一没鞋、二没钱、三没手机、四不懂当地话!想到根本不可能

逆流漂回旅馆,两人一阵惊叫,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从漂得正欢的大轮胎上脱身,爬上岸。

老挝农村人不多,她俩蹲路边望眼欲穿等了半天,好不容易才见着一个小姑娘骑了辆老破自行车过来。比划半天跟她借车,她没听懂,一个劲儿摇头不肯借,停好车人家下河洗衣服去了。

小潘灵机一动,嘱咐陈络蹲路边等,她趁小姑娘不注意,蹑手蹑脚把车推了就上路。

于是在老挝万荣的乡下河边小道上,傍晚日暮时分,就出现了这么一幕:一个穿比基尼的中国女孩,光着脚丫子踩着一辆咣咣作响的自行车,飞驰过村村寨寨,一路鸡飞狗跳;这老破车还时不时掉链子,一路修过来,乡亲们也都捧着饭碗,呼朋唤友出来,边吃边站路边看热闹。

十日谈

在国外过春节

虽然身在海外,却仍有着改不了的中国心和胃。